

經過母親的提醒，本橋在年假期間先去電與雨宮須玖梨約好了見面的時間。收假回到帝都後又過了一些時日，這才到聖瑪麗雅女子學校的開學前一週。雖說距離開學仍有一段時間，但各地的學生已經稀稀落落地回到校園，幸虧此時人數仍不算多，倒也方便低調查探。在這裡就讀的女學生不乏名門子弟，其中更有多數都是東京本地的富豪之後與華族千金，是以多半也還不急著入宿。

可以的話，校方自然是希望這樣的消息不要走漏風聲，畢竟厄除到訪之處必有怪異，若是傳出什麼奇怪的謠言，對於校譽也會有不好的影響。但中尉親自提出的調查請求，自然也不可能回絕。

本橋學來到木造的舊校舍前，一眼就看見那名穿著袴與箭羽紋的馬尾少女朝氣蓬勃地朝著自己揮手。

「學哥哥，這邊！」她蹬著一雙時髦的短靴，即便有著鞋跟加成，在本橋面前還是略顯嬌小，「終於等到你來啦，我們好久沒見……都升中尉了，工作還是那麼忙？」

「好久不見，須玖梨。」本橋學露出溫潤的笑，輕柔地將少女散亂的瀏海梳理整齊，他不想多談自己的工作，索性切入正題，「不說這個了。照你先前所說，發生怪事的地點就是這裡對嗎？」

「對，舊校舍經常會傳出奇怪的聲音，經過的女孩們大家都覺得很害怕……如果只是避開這裡就好的話那也沒什麼，但最近宿舍裡的人似乎也聽到了類似的聲響。」須玖梨點點頭，這便開始介紹情況，模樣很是憂心，「這樣下去，就連待在宿舍裡面都不能安心休息了，我聽爸爸說學哥哥調到了負責這類事情的部門，這才想問你有沒有什麼辦法。」

「沒事，我先進去看看情況，假設真有問題自然會立案處理，須玖梨先回交誼廳等我吧。」聽了須玖梨的說法，本橋學拉起少女的手，領著她轉向回去的方位。

「好，學哥哥也小心點喔！舊校舍裡的木頭似乎已經腐壞了一部份，很危險的。」少女燦然一笑，稍一鞠躬便踏著輕快的步伐離去。

目送少女離開後，本橋學拉開大門，就這麼開始巡視。

對比門面氣宇恢弘的西式門庭，看得出來舊校舍的建築還是明治早期的日式風格，踩踏上去時鬆脫的木板會發出各種聲音，不同於一般日式宅邸的典雅靜謐，整座建築物彷彿化成一座難以操控的樂器，充斥著無形的喧囂，使人感受到微妙地不穩定的空氣。

早晨的日光尚有些冷意，照在這處處傾頹的室內更顯清冷。

這裡確實沒有人的氣息。繞著一樓走了圈，本橋學得出這樣的結論，就狀況來看應當許久沒有人進來活動過了，四處散落雜物、布滿灰塵，某些地方連個下腳處都沒有。但可能有其他東西來過——

依稀能看得出有部分地板散落著魚跟一些肉類的殘骸，也有一些動物的毛髮跟排泄物特有的氣味，估計是有流浪的貓兒把這裡當窩了。

「那個……可以過來一下嗎？」

身後突然響起了一個陌生女性的聲音，本橋立即回頭，映入眼簾的是一個霧白色的人形，雖然面孔模糊，但身形看上去只是個年輕少女。

「有什麼事嗎？」這就是幽靈吧——這還是第一次見到實物，模樣倒比想像中更加溫和；本橋學心中暗自驚嘆，外表鎮定地回應。

「牠們的媽媽……沒有回來。」少女幽靈指向牆邊的一個窟窿這麼說，話音斷續，「牠們，快死了……」

能探知敵意與妖氣的佩刀沒有反應，本橋看了對方一眼，少女幽靈明顯不具有什麼攻擊性，他也就姑且順著方向查探，一窩奄奄一息的幼貓正緊挨在一起相互取暖，貌似已經虛弱到連眼睛都睜不開了。

「我會帶牠們出去，妳需要幫助嗎？」本橋學脫下身上的披風將幼貓們包覆其中，小心翼翼地抱在懷裡移動。

「我不……現在的我，壽命將盡……但沒關係。」少女幽靈搖搖頭，只是執拗地指著幼貓說道，「牠們……還能、活下去。」

聽人說幽靈都很頑固，原來是真的。雖然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使她如此在意這群貓兒，或許帶走了幼貓之後舊校舍的傳聞也會逐漸消退吧，從失去母貓的幼貓還沒被其他動物咬死來看，這裡應當是沒有別的住客了。

他就這麼走出老舊的木頭校舍，先去職員室說明了情況、並將幼貓託人照看，處理完後續才到交誼廳與雨宮須玖梨會合，本橋學隱瞞了幽靈出現的事情，簡單跟她解釋奇怪的聲響是野貓造成的，將牠們帶出來之後就不會再發生了。

「學哥哥好厲害呀，當上中尉之後連貓都會抓了。」須玖梨一吐舌頭，俏皮地開起了玩笑。雖然本橋學隱去不提宿舍的騷亂，但須玖梨似乎並不介意，對她來說只要宿舍再次恢復寧靜那就足夠了。

「可不是嗎，會讓中尉來抓貓的也就只有我們雨宮大小姐了。」他忍俊不住，難得輕巧地接下話頭，從懷中掏出一張在職員室時沾上了貓手印的名片，「不過沒關係，以後有什麼事情就隨時連絡我。」

「謝謝學哥哥。」剛才還沒大沒小的須玖梨這會收斂面容，端莊地雙手接過本橋學遞出的名片，看得出平時在女子學校十分注意儀態與禮儀，十足就是大家閨秀的風範。

「對了，這周末的歌劇魅影學哥哥會去看嗎？」她起身替本橋學斟滿一杯熱氣蒸騰的紅茶，座席間頓時香氣四溢。

「會，我很期待這次的演出。」本橋學舉起茶杯啜飲一口，愉快地說著，這是平日生活中少數能讓他滿懷期待的事情之一了。

「真好～我也想去，但差人去買的時後票都賣完了。」須玖梨咬下一片餅乾，憤懣不平地發起了牢騷。

「如果不介意的話，我手裡有兩張票……」約略一想，本橋學正準備提出邀約，卻立刻被少女歡快的言語截斷。

「真的？那可以兩張都給我嗎，我想跟森田先生一起去看！」說起正在交往中的男子，少女頰上飛紅，面容有光。

驟然聽見對方正在交往中的戀人名諱，本橋短暫地一愣。

「當然可以，晚點我差人把票送過來。」隨後他露出釋然的笑容，輕描淡寫地將得來不易的票讓給了雨宮須玖梨。其實要拿到那些票，他也花了一番心思，演出近前、已經不可能再入口多餘的票券了。

「萬歲，學哥哥最好了！」須玖梨低呼，若非兩人間隔著一張桌子，激動的少女差點都要抱上去了。

「畢竟須玖梨對我來說就跟妹妹一樣啊。」年輕的軍官垂下目光，拿起盤中的餅乾吃了起來，嘴邊勾勒出的微笑始終沒有褪去。

在這之後兩人就著茶點閒談一會，本橋學便起身告辭。

說來奇妙，對於方才的事情他沒有太多想法。

一般而言，身為男人應當要有點不甘才是……然而他卻覺得自己的做法並沒有什麼問題，只要能看見須玖梨幸福美滿的模樣，那就是最好的結果。

她心中所嚮的與君同行，對象並不是自己。某個層面上來說，或許反倒讓本橋學鬆了口氣——換做自己，是沒有辦法給須玖梨幸福的；所以就這樣保持兄妹一般的關係，如此便好。

但要說沒有半點落寞，那可不切實際——

本橋學嘆了口氣，自己如果能對得起眾人期許、成為更大器的男人就好了。但他也清楚知道自己不可能揚棄情感；黑色軍服之下，他同樣有著七情六慾，與常人無異。

——而且他是真的蠻想看那部劇。